

夜色下的珍珠

——浅析《源氏物语》明石姬的明智个性

摘要：明石姬，《源氏物语》中一位对光源氏极为重要的女性。从出身山野到随女入宫，她的一生因光源氏几经坎坷，几番起落，最终儿孙满堂，在荣华与平静中度过此生。明石姬之所以在女性的悲剧时代里获得起码的善终，是因为她不仅拥有出众的才情与风度，而且拥有了身为一个女人难得的明智个性。对待光源氏的清醒认识与细腻把握，对待女儿的隐忍与牺牲，对待自身的准确判断，对待社会现实的退与进，都显示出一个弱女子睿智的头脑，豁达的心胸，长远的眼光。

关键词：明石姬 《源氏物语》 明智个性

《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成书约于11世纪初，是全世界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日本古代物语文学的巅峰之作。以生动真实的笔触，细腻入微的描写洋溢着浪漫气息与哀美气息的文字，刻画出平安时代男权贵族阶层的纵情声色与沉沦腐败，如花女子不幸遭遇与惨痛的人生，给予人们千年仍未消逝的震撼与深思。

《源氏物语》虽在创作上吸取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精髓，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丰子恺先生的译本通行，有关于《源氏物语》的研究才在我国陆续开展起来。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光源氏人物形象及其意义的探讨；《源氏物语》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源氏物语》的主题；由《源氏

物语》折射出的平安时代社会背景；《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等。其中，在《源氏物语》的女性形象分析中，又主要集中于紫姬、藤壶中宫、三公主、六条妃子、浮舟、空蝉等人身上。

在《源氏物语》形形色色的女性之中，明石姬宛若一颗珍珠，没有鲜艳的颜色，没有刺眼的光芒，不锋利，不突出，却在黑暗的悲剧时代里绽放出温润且明亮的光。她出身明石浦，在光源氏流放须磨期间因父亲明石道人的安排与光源氏邂逅结合，并怀孕生下一女。光源氏返回京都后，二人分离，后经过重重思考与选择，明石姬携女入京。入京后，明石姬将女儿送给紫姬抚养，在漫长的隐忍中迁入六条院，成为光源氏的“明石夫人”。后来，明石小女公子入宫成为皇太子的女御，紫姬安排明石姬伴女入宫，二人冰释前嫌。随着女儿荣升中宫，生儿育女，明石姬的人生也迎来了迟来太久的圆满与幸福。

1、柔情似水，佳期非梦——缠绵而理智的爱情

光源氏是明石姬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男人。他的出现将她从闺中无力抵抗父亲安排的少女，变成一个初尝男女结合快感与甜蜜的幸福女人，一个孤苦伶仃咬牙坚持的弃妇，一个坚韧顽强温柔体贴的母亲，一个一路沉默走过无数坎坷却能坚持到人生终点的明智女子。

我们先来看看光源氏是如何看待并厚爱这位不俗的女子。

光源氏对明石姬，正如明石姬本身，宛若一颗夜色下的珍珠，不锋利、不突出，却晶莹剔透引人注目。在明石浦邂逅时因自身的情感渴求而一见钟情，恩爱缠绵；返回京都后，光源氏对她没有深厚的男女之情的眷恋，但坚信她的不同与脱俗并非常欣赏；因女儿明石中宫的存在对她格外疼爱与关怀，并一直在弥

补自己的愧疚心理。

“她的品性倘若同别人一样，并无特别优越之处，我不会如此怜爱她。她父亲性行乖僻，确是一大憾事。至于女儿身份低下，又有何妨？”⁹

“他对明石姬虽非过度的迷恋，但也没有轻蔑之色，绝不把她当做一般人看待，足见对她的宠爱是不同的。”（336）

在书中行文中，光源氏不断提到明石姬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她非同于出身的美丽、才情、修养，因为她为光源氏诞下明石中宫。

然而，明石姬对待光源氏，却不似夕颜的百般柔顺，花散里的相敬如宾，葵姬的清冷傲慢，紫姬的时娇时嗔。她对待光源氏的到来、离开、回归，对待光源氏的情谊，对待自己和光源氏之间的种种，都展示了这个看似沉默温顺的女子心中那份明智的爱情观。

她的明智，首先体现在她对待自己和光源氏之间身份差距的清醒认识。

明石姬出身乡野，光源氏出身皇族，位极人臣，即便流落须磨，二人的身份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对于父亲将自己引荐给光源氏的计划，明石姬起初并不赞同。因为她清醒地看到身份差距在光源氏与她之间暗暗划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让她随时面临着沦为弃妇的危险。从一开始，她就意识到她与光源氏之间的重重阻碍——

“她听见父母作此打算，认为这是妄想，反比没有这件事更加悲伤了。”

（251）

“源氏公子的俊俏是可爱的，但身份相差太远，即使动心也是枉然。”

（255）

“像源氏公子那样的人，本来不把我们这种人放在眼里，我若与他苟合，

将来定多痛苦。父母抱着高不可攀的愿望，因而我在深闺待字之年，不管是否门当户对，一味好高，希图将来幸福；但倘真成事实，一定反而悲哀，后悔莫及。”（257）

倘若命运未赐予她明石中宫这个女儿，不得不说明石姬预料中的悲剧的发生是必然；明石姬对待自己人生中的“两入”，入京都、入六条院，都是极其慎重反复考虑之后才做出的决定。在自己尚未决定之前，她一再婉拒光源氏的请求让周围人都摸不着头脑。事实上，这正是她对自身身份与光源氏清醒认识的体现她清醒地看到了这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她出身低微，无论自身资质再怎么出众，在繁华昌盛的京都，在群芳争艳的六条院，她很难在险恶的环境中站稳脚跟，更何况在光源氏心中紫姬才是真正的挚爱。在入六条院之后，她没有被光源氏的厚待迷昏了头脑，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心，也是因为她清醒认识到这份厚待因自己低微的出身而隐藏的重重危机。她处处谨言慎行，妥善处理了与紫姬和其他女子的关系，压抑住对女儿的思念选择分离。

而她明智的爱情观，更体现在她看破了光源氏对她的情感后，所做的一系列处理与光源氏关系的行为上。

光源氏与明石姬邂逅于他人生最为失意的时期。他因胧月夜被流放，日日处

注释：

紫式部：《源氏物语》第335—336页，丰子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本文引自原著部分皆出于此书，下文涉及引文部分只标明页码，不再一一加注

于对紫姬的思念中，可以说在这段日子里，他对女性精神上的渴望达到了一个顶

峰。这时，明石姬在父亲的引荐下来到他的身边，很好地弥补了感情上的空洞，

成为光源氏短时期内情感空虚的补偿品，紫姬的替代品。冰雪聪明的明石姬如何不会体察到光源氏对自己的爱，很多因素是来源于须磨感情空白时的一时冲动？明石姬对此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充分体现了她的聪慧机敏、冷静理智、温柔细腻、真诚体贴——

1、知足而乐。

对爱知足，是明石姬让自己对光源氏产生快乐的一个重要途径。

由于对自己身份的准确认识，她清醒地意识到光源氏对自己的爱意，大多源于流放须磨时的孤单与寂寞；也意识到光源氏情感世界中紫姬的不可替代。她对光源氏的情感从不苟求。无论是在明石浦的日夜相伴还是在京都的时时分离，她不会对光源氏的来访与亲昵做任何的奢望，知足而乐，哪怕她只抓住光源氏丝毫的爱意，她都将其视作一种快乐与满足。这样，她在光源氏面前永远不动声色，让光源氏的歉疚之心得到最好的宽慰与释放，从而更加得到光源氏的敬重与爱意。

2、把握距离

明石姬出身低微，虽然自身资质出众，可寒微的明石浦始终是横亘在她与光源氏之间的一道铜墙铁壁。看破了光源氏爱的本质的明石姬，采取了进退有度把握适当距离的方式，让光源氏对自己的爱既不浓烈似酒醉人而被迷昏头脑，也不冷淡如冰伤人而心碎满地。她不会沉迷于光源氏对她的格外怜惜，不会因他的一再请求而扭转自己的意志，坚持自己的原则。这突出体现在她对待迁居二条院东院一事的态度上。

“明石姬早就听人说，源氏公子在身份高贵的女人家里，从来不如此开诚相待，总是趾高气扬的。”（336）

“因此她想‘我倘迁居东院，住在太接近公子的地方，倒反而与她们同化，难免受人种种侮辱。现在住在这里，虽然他来的次数不多，但总是特地为我而来在我更有面子。”（336）

面对光源氏的一再请求，身旁人的不断劝说催促，明石姬展现了一个处于思念煎熬中的女子难得的明智。她不被光源氏的请求与众人的劝说所迷惑，清醒地看到光源氏的情感生活中自己的定位，以距离彰显了自己的尊严与独特，让光源氏对自己的情感不因空间距离的遥远而淡薄。

3、洞察需要

明石姬有一颗多思善感，温柔细腻的心灵。这颗心让她总能细腻地把握到光源氏的需要。她不会一味执拗于某种身份或面子，而是灵活变通，供其所需。

一方面，她对光源氏的安排做到了顺从，让光源氏倍感欣慰。在明石时期得知光源氏返京，虽然心中愁苦，但在光源氏面前依旧拼命压抑，顺从他的心意为他真心道贺；入京后主动接受光源氏的一系列安排，包括将自己的亲生女儿送给紫姬抚养。她的一言一行都与光源氏的意志保持基本一致，让光源氏身为男子的优越感、统治感、征服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一方面，她又在顺从中很好地把持了自己的身份，维护了自己的自尊，让光源氏并不因事事承顺就看不起她。她对光源氏不苛求，不僭越，在满足了男人的优越感与征服欲同时，不卑不亢，举手投足都展现出不逊色于贵族女子的高贵典雅的气度。

她可以是他的情人，在情感空白时期给予他甜蜜深入骨髓的欢悦与温存。她亦可以做他的知音，听他倾诉对亡妻紫姬的思念，听他倾诉心中的种种烦恼。他悲伤时，她用她的琴声缓解他精神上的苦痛；他兴奋时，她用最美的笑颜迎接

他的到来。即便此时，她沉浸在对女儿刻骨的思念里，她沉浸在与他即将分离的痛苦里。

4、善于表现

在群芳争奇斗艳的六条院里，紫姬无疑是最美丽的花，吸吮着光源氏给予她无尽的蜜露与阳光，每一次盛开都让无数人为之惊艳。而明石姬的资质虽然能与京都一干贵族女子相媲美，但身份的低微注定她选择朴素低调的生活。但是，明石姬没有让自己就此沉没。她总是在最恰当的时机展现自己最惊人的才华，让光源氏对她的欣赏与叹服一直延续不断。

与光源氏夜间的幽会，她轻轻拨弄琵琶，让光源氏“深深赞美她的技巧高明，觉得无暇可指”（336）；制香比赛中，她借鉴名方，惊艳四座，连萤兵部卿亲王都“认为此人心工最为巧妙”（517）；她的书画，尤其是书法，让光源氏初会时就印象深刻。由她的字写出的古歌，让光源氏“一一取来阅读，脸上显出微笑，其神情优美动人”（413）。

5、对待紫姬

紫姬是明石姬与光源氏情感之间的一道障碍，这道障碍比起二人的身份鸿沟而言更难跨越。因为二人的身份鸿沟乃是客观造成，而与身份鸿沟相比，紫姬更像是二人之间横亘的一道影子，从未现出正形，却时隐时现，四处飘荡，看似不存在，实则无处不在。

明石姬与光源氏在其流放须磨的时光结合，对于紫姬而言，那段日子她整天为光源氏的平安担惊受怕，孑然一身留在京都忍受寂寞与恐惧，而此时光源氏竟然与明石姬结合，明石姬还怀了孕！看着回到京都后的光源氏因孩子对明石姬牵挂不断，紫姬对明石姬的嫉妒与怨恨油然而生。

对于紫姬在光源氏心中的地位，明石姬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于紫姬对自己的不满与嫉妒，她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更可贵的是，没有被委屈所蒙蔽，她还对紫姬对女儿明石中宫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她自甘退居光源氏情感世界的第二线，不争不怨；对待入六条院以后的寂寞与紫姬等人的嫉妒，她都甘之若饴，不去计较，以此换得六条院上下的敬重。紫姬逝世后，面对光源氏将自己当成倾诉对紫姬思慕的对象，她也选择接受。因为她比任何人都清楚紫姬在光源氏心中，在六条院，在自己人生里的重要性。即便光源氏赠予她与紫姬相差无几的衣食待遇，给予她多年来仅次于紫姬的宠爱，紫姬也终于将她的荣华富贵与她的女儿交还于她，她也没有被冲昏头脑，失去理智与清醒。

书中曾有一段新年元旦时，光源氏去探望明石姬的情景描写。这一段描写将明石姬对待光源氏的聪慧与机智、温柔与缠绵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她对源氏，态度自然十分恭谨，相见时彬彬有礼。源氏觉得此人毕竟与众不同。她身穿源氏所赠的白色中国式礼服。鲜艳的黑发披在这衣服上，虽然略显稀薄，反而增添美趣，令人爱煞。源氏也想到，今天是新年元旦，若不回家，深恐紫姬怨恨。然而他终于在明石姬家住宿了。（413）

温柔缠绵中包含着清醒与机智，曲意承顺中包含着明智的判断与认识，明石姬始终用明智的爱情观对待光源氏。她不自轻自贱，不恃宠生骄，不因他的离开而自暴自弃，不因他的疼爱而迷失了眼前的道路。她以温柔的顺从与体贴洞察这个男人情感与生理上的需要；以微妙的距离把握彰显了自身的独特性，让光源氏对她念念不忘；以出众的才华与得体的表现不断赢得光源氏的赞赏。面对这个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她也以最妥善的方式予以处理，既为自己赢得了

一份友谊，又从另一个角度保住了光源氏的心。身为一个女人，她的聪慧与机敏让她赢得了光源氏的欣赏，柔顺与体贴赢得了光源氏的怜爱，隐忍与牺牲赢得了光源氏的尊重与厚待。她的明智个性，从中可以窥见一斑。

2、谁怜天下慈母心——坚韧而清醒的母爱

明石姬在光源氏的一干情人中，拥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母亲。紫姬、花散里终生未有生育，虽有抚养孩子却不能替代亲生血缘；葵姬生育夕雾，却不幸早逝；夕颜生育玉鬘，但紫式部对她的描写并未涉及到“母亲”这一层面上；三公主生下薰君，可孩子成为她背叛光源氏的证据，是她一生痛苦的根源。可以说明石姬是紫式部赋予了“母亲”这一身份最完整的女性。

谁怜春草心，报得三春晖？身为明石中宫的生身之母，明石姬为女儿的一生穷尽了心血。入京，送女，伴女入宫，她的一生因明石中宫的降临增添无数变数，使她免于被光源氏抛弃的命运，使她的一生荣辱与光源氏紧密相连；她的一生因明石中宫而历经坎坷，她为她忍辱负重，她为她精心筹谋。可以说，她的明智个性在母性的催使下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体现在她对待女儿一生的三件事情上：

首先是入京。

光源氏返回京都，重享荣华富贵；明石姬却孤身一人留在明石浦，千辛万苦诞下一女。光源氏根据预言，推断出明石姬的女儿将来会贵为中宫，因此喜不自禁，不忍她在穷乡僻壤里长大，决意将母女二人接入京都。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明石姬却出乎意料地一再迟疑拖延。这首先是出于她对自身身份的清醒认识，担心入京后难以自处，进退两难，面临绝境；但最重要的是对女儿前途的担忧。

不是一股脑发热就地将女儿送入繁华之地，而是静心思考，权衡利弊。

“我倘入京，只能显示我身的微贱，教这孩子丢脸而已。”（316）

“但又转念：倘教这孩子从此做个乡下姑娘，不得同别人一样享受荣华富贵，也太委屈了她。因此她又不敢埋怨公子而断然拒绝。”（316）

虽然入京颇受困阻，但经过三年的徘徊与思索，明石姬终于决定启程。但不是入住二条院，而是迁居京都郊外的佛堂。明石道人的折中方案终于得到明石姬的认同。她选择入京并不是贪恋光源氏的荣华富贵或权力地位，而是为了她的女儿不在穷乡僻壤埋没一生，为了女儿的前程铺路。

其次是将女儿送给紫姬。

这件事情最能体现出明石姬身为人母才会有的缜密思考与清醒理智。将自己的亲生骨肉送给他人抚养，这在旁人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连光源氏都对此顾虑重重，猜想明石姬会坚决反对并伤心欲绝。冰雪聪明的明石姬早已预料到光源氏会作此打算。虽然也为这个打算感到痛心，可她再次表现出非同常人的理智与冷静，不被悲伤与无奈所蒙蔽自己的思绪，在头脑里权衡此事的利弊，在自己的痛心与女儿的未来之间做出选择。

“原来其人就是紫姬，他已经死心塌地地奉她为正夫人了，可见他们的宿缘不浅。而这位夫人的品性比别人更加优越，也就可想而知了。”（329）

“我身利害，且不计较，倒是这孩子来日方长，恐怕将来终须靠她照拂。如此说来，还不如趁这无知无识的童稚之年把她让给了她吧。”（329—330）

“想来想去，教她住在我这一无可取的人身边，对她的前程终是不利的。然而教她参与贵人之列，又恐被人耻笑……”（330）

通过光源氏的情感推断出紫姬的人品值得托付，又准确地看到了紫姬对于

女儿前程的重要意义，同时看到自己的出身始终摆脱不掉的不利因素。在自身的情绪与女儿的前途之间，明石姬忍痛割爱选择了后者。

失去了明石中宫的佛堂日加冷清寂寞，明石姬从此日日生活在对女儿刻骨的思念里。后来，她搬入了六条院的冬之町，却依旧遵守承诺不与女儿见一面。即便是女儿的成人仪式，她也忍下千般委屈与痛苦暂不出席。送女紫姬带给她的是无尽的孤独与痛苦，却能够换来女儿的平安与幸福。为了女儿，她什么都能选择隐忍。与一般人选择的隐忍不同的是，她不是无能地被迫，而是洞悉了一切的选择。她那清醒坚韧的母爱在送女一事中体现得最为突出。

第三件便是明石中宫入宫。

明石中宫入宫宣告明石姬多年的隐忍与牺牲终于得到了回报，成为她一生又一关键转折点。明石中宫十二岁那年，入宫成为皇太子的女御。紫姬终于放下心中的隔阂，决定由明石姬接替自己陪伴明石中宫。面对突如其来的荣宠与幸福面对多年隐忍才换来的这圆满的结局，明石姬却出奇地冷静。她并没有被这荣宠冲昏了头脑，并没有在世人的评议与夸赞中失去了自己的理智。

她明白到自己低微的出身带给女儿的不利。为了顾全女儿的体面，她不是心急火燎地冲入宫廷与女儿团聚，而是继续隐忍，推迟入宫，让紫姬与明石中宫有更多的时间相聚。入宫后，她的出身果然为女儿带来了许多的非议。虽有皇太子对明石中宫的怜爱，但明石姬没有因此麻痹，她清楚流言蜚语的可怕性，这曾是她与光源氏只见一道恐怖的障碍。于是，她发挥了自己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这一才能，展现出自己非凡的艺术修养，帮助女儿将住所布置得华丽无比，巧妙精致，赢得宫中上下的赞赏与尊敬。

虽然与女儿团聚，可她清醒地意识紫姬早已在明石中宫的心里以母亲身份

扎根。而且紫姬对于明石中宫的未来仍有关键意义。于是，她从不阻拦紫姬与明石中宫的情感交流，也从不因为明石中宫对紫姬的依恋而心生愤恨嫉妒，反而与紫姬在多次的接触后结下姐妹般深厚的友谊。她对待紫姬尊敬中有着自己的尊严，符合礼法又不自卑自屈，为明石中宫在深宫里的地位赢得了更深一层的保障。而对于自己和女儿的情感天窗，明石姬不心急也不绝望。她择取恰当的时机慢慢将自己的故事告诉给明石中宫，既顾虑到明石中宫与紫姬之间的羁绊，又使女儿对她这个生身母亲多了了解，感情日益增进。

身为一个母亲，明石姬是明智的。她将女儿的人生放在第一位，以女儿的前途为前提做一切的考虑。面对挫折，面对苦难，她坚韧不拔，忍辱负重，权衡利弊，冷静地为女儿选择更好的出路；面对荣耀，面对幸福，她冷静从容，淡然处之，以清醒的头脑看破荣耀背后的浮华沧桑，苦心经营女儿来之不易的今日。谁怜天下慈母心！

3、蓝田美玉清如砥——清晰的自我定位

身为一个女人，她机智聪敏地对待光源氏；身为一个母亲，她为了女儿呕心沥血，甘愿牺牲。明石姬所选择的每一条人生道路，是与她正确地对待自身、认识自我处境与人生价值、拥有准确的人生目标所分不开的。可以说，清晰的自我定位是明石姬明智个性的一个潜藏之处。

首先，她非常清楚自己的社会处境，并对自身的价值有着明确的认识。

尽管家族是当地的富户，祖上也曾位极人臣，但明石姬不同于其父明石道人，她对自己的家族日益没落的命运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她对自己与光源氏的结合始终抱着犹疑的态度。尽管父亲赐予她美丽的容颜与非凡的才

情，尽管光源氏对她的宠爱与紫姬相差无几，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低微出身。这并不是出于自卑，而是源于她对自我处境的正确认识：她来自偏远的明石浦，在京都无依无靠。倘若稍有不慎，她与女儿的一生都会化作云烟，随风消逝，不留痕迹。在书中，明石姬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自己的出身。这使她无论处于哪一个人生阶段，无论是孤独留在明石还是在皇宫里安享荣华，都能保持一颗平静淡泊的心，理智清醒的头脑，使她既不被困难所打倒，也不会被荣耀所迷惑。

然而，即便深知自己出身低微，明石姬却从未自轻自贱过。她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有着明智的判断。尽管出身低微，可她拥有贵族女子也要汗颜的美丽与高贵才华与风度。她从不自甘卑屈，即便面对光源氏，也不会舍弃自己的尊严曲意求全。她自重自爱，有着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与追求。虽然对与光源氏的结合忧心忡忡，虽然无力违背父亲的安排，但她还是进退有度，不卑不亢地迎接光源氏，让光源氏对她第一眼就难以忘怀。即便是对待多年隔阂已深的紫姬，她也能不慌不忙，冷静从容，这是因为从未看轻过自己的明石姬，才能具备明智的头脑去应对跌宕起伏的人生。

“小姐本人呢，生在这穷乡僻壤，即使要找一个普通身份的夫婿，也没有看得上演的人物。”（251）

“她想：‘身份极卑的乡下姑娘，才会受暂时下乡的京都男子的诱惑，而轻率地委身求爱。我岂是这等人可比？’”（257）

“明石夫人对她既不过分放肆，又毫不卑屈，举止态度都很恰当，真是不可多得的理想人物。”（534）

其次，她对自己的情感与人生有着很清晰的定位。

不似花散里的无欲无求，不似未摘花的随波逐流，也不似紫姬按照光源氏理想情人的方向去发展，明石姬是拥有自己的情感与人生定位的。在自我的情感上，她从未想过争风吃醋，献媚争宠。因为她从一开始就将自己放在光源氏情感的第二线上，从一开始就洞悉了光源氏对自己的情感。

而对于自己的人生，明石姬看似很被动。因为无论是父亲还是光源氏的安排她最终都选择了认可。其实，明石姬在认可之前，早已将这一切在心中周密详细地权衡。她不甘埋没乡间，做人下人，也未曾贪婪过富贵与权力，做人上人。看似中庸的人生定位实则在激烈与保守中取得了完美的平衡，正如一块玉石一样，没有锋利的棱角，看似其貌不扬，其实内心晶莹剔透，将世间的一切都照了个一清二楚。

蓝田美玉清如砥。她是一块不露锋芒的美玉，虽然不争头角，不争光彩，但也不自甘埋没，辱没自己身为一块美玉的价值。人人只道她是一块石头，得到京都男子的恩宠就已经足够幸运，可她自己明白自己是一块玉，决不是自轻自贱的土石。她拥有清晰的人生定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需要什么，该得到什么，能得到什么。她的人生目标看似中庸，可又何尝不是一个弱女子在悲剧的时代下的明智之举呢？

“她具有对自身价值的正确判断，审时度势的能力，卧薪尝胆的惊人毅力以及体贴他人的真诚与纯朴。正是这些蕴含在人的性格内部的，不被人们看作才能的潜在才能，使明石姬成为人生的胜利者。”[△]

这是姚继中先生对明石姬的评价，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明石姬的个性。论美貌

论才华，论温情，明石姬并不是最引人瞩目的。她的身上看似没有紫姬与藤壶的完美，六条妃子的强势，花散里的平和，胧月夜的奔放，她的命运也不似浮舟一般悲烈，夕颜一般悲惨，三公主一般悲凉。她的一生像极了她的故乡明石浦的那片汪海，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波涛汹涌，层层起伏。

她的命运如同那个时代的其他女子，都是一乘小舟在狂风暴雨中颠簸沉浮。只不过，她的明智让她有惊无险地驶过人生的航道，能够有幸停靠在一个尚算安稳的港湾。

在女子命薄的平安时代，在偏远凄寒的明石浦，在百花齐放的六条院，在富丽堂皇的宫廷，她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明智个性去应对坎坷跌宕的一生。不慌张不愤慨，以冷静与理智，以温情与通达去处理一个又一个横亘在眼前的障碍，去为自己，为自己的女儿争得一份圆满的人生。我们很少看见明石姬怨天尤人，很少看见她恃宠生骄，她永远是平和豁达的，带着自己独立人生思考的女子。不让外界的繁华或苦痛迷魂了自己的双眼，永远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清这个世界。

她如同夜色下的一颗珍珠，因海浪的翻滚淹没在尘沙里。我们看不见珍珠的影子，反倒被沙滩上五光十色的贝壳与珊瑚所吸引，殊不知这些可怜的小玩意儿不过片刻就黯淡无光。唯独那尘沙中的珍珠，在月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即便被风沙海浪掩盖，也褪不去圆润晶莹的亮光。明石姬就是生活在平安时代的一颗珍珠，不璀璨，不锋利，但因她明智的个性，永不失光。

②出自姚继中《源氏物语与中国传统文化》17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